

我們的旅行

你已旅行過地球
七分之一的陸面

在北極光乍現的雪夜

而
我甚至
還在一座小小的琴房
彈著南國
午後的裝飾音

像所有陌生人遇見
流浪的異鄉
平日散步的街巷
錯縱，迷離
變得困惑
我們互相問路一百次以後
轉身
擁吻
弄丟對方的行程表

都背著或深或淺的行囊
都帶了羅盤
摔壞的指針不知所措
都寫些
不可告人的詩

km

於是並肩穿越
蜚語的雷池區
幾座惴惴不安的吊橋
小心翼翼按著地圖
在路的頸椎轉彎
沿背脊，滑向髖骨
路的名字
只記得
隱約
似一聲嘆息

km

還是遲了。
我們在垂老的路標下
噤聲

你愛的那家咖啡館
熄燈很久了
電影院看板上
依舊廣告多年前
我們的臉

那時我們興奮地設計夢的城市
酒吧
歌劇院
遊樂場在圖書館右邊
鋼琴，游泳池中間
童話附屬學校
花在屋頂上

而整個夢是一座旋轉餐廳
每一刻
齒縫間的景色
秘密地改變

越來越老。

這就是終點嗎？
當我們趕赴廢墟
已然錯過文明的盛境

0 km

收拾迷路的眼神
擁吻
轉身
我退守小小的琴房
在一個南國的午後
慢慢彈著單音

你繼續在印著雪花的那頁
旅行日誌上
寫下一首
不被憶起的詩